

· 综 述 ·

养老机构老年人家庭参与的研究进展

韩梦丹, 赵明利, 张灵芳, 张雪葳, 王孟妮, 靳沛琳

Research progress on family involvement in elder care institutions Han Mengdan, Zhao Mingli, Zhang Lingfang, Zhang Xuewei, Wang Mengni, Jin Peilin

摘要:介绍家庭参与的概念和发展,阐明家庭参与对机构老年人身心健康发挥积极作用,简述老年人机构养老后家庭成员角色的变化,深入探讨养老机构老年人家庭参与的具体内容,全方位分析家庭参与的影响因素,旨在明晰养老机构老年人家庭参与机制和内涵,以提高机构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

关键词:养老机构; 老年人; 家庭参与; 照护; 主观幸福感; 生活质量; 综述文献

中图分类号:R47;R21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870/j.issn.1001-4152.2019.11.102

随着人们平均寿命的延长和生育率的下降,世界各地老年人口所占比例急剧增加,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经进入严重老龄化社会^[1]。长期以来我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家庭小型化,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2],机构养老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及家庭的选择^[3]。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后,机构护理人员承担老年人的日常照护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庭成员承担照护老年人的责任随之消失,老年人的照护是家庭成员和机构护理人员等多种照顾者整体参与的过程^[4]。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受生理、心理、社会等多种因素影响负性情绪较为严重,对家庭成员表现出强烈的需求^[5]。因此,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后,家庭成员是否应该参与老年人的照护,参与照护的内容、程度,影响家庭参与的相关因素,家庭参与(Family Involvement)和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生活质量的相关性等亟待研讨。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家庭参与的研究进行梳理并综述,为提高养老机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和晚年生活质量提供切入点。

1 家庭参与的概念与意义

1.1 家庭参与的概念及发展

“参与”在辞海里,亦作“参预”,介入,参加的意思^[6]。我国的汉语字典里将“参与”解释为:“参加(事务的计划、讨论、处理),参与其事”,即“加入某种组织或某种活动”^[7]。在机构养老领域,国外有关家庭参与的研究已经进行40余年,家庭参与的概念和发展也在逐渐完善。家庭参与的初始模型是基于Litwak等^[8-9]提出的“双重专业化(Dual-specialization)”概念,该模型认为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为老年人提供个人实际护理,家庭成员提供社会心理支持。随后,Boise等^[10]将“以人为中心的护理(Person-centered Care)”的理念应用到养老机构,他们强调应将机构老年人视为整体系统,其核心是家庭这一重要的支持系统。其中,不少研究者表示

家庭参与不仅表现在对老年人的社会情感支持,还表现在诸多方面,如定期探望、直接照护包括参与日常生活照护和工具性日常照护等、间接照护包括参与决策支持、指导照护以及监督建议等^[11-12],其全面系统参与的目标是为了更好的维持老年人机构养老的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感。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也明确规定,对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家庭成员应当经常探望;对较长时间未探望老年人的家庭成员,养老机构可以督促其前往探望^[13]。我国是文化古国,自古以来强调家庭观念与血缘关系。因此,在我国家庭参与机构老年人的长期照护既是法律规定也是道德要求。

1.2 家庭参与的意义

有研究显示,家庭成员探望老年人的频率与老年人对养老院生活的满意度和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与老年人的孤独、抑郁情绪呈负相关^[14-15]。研究者一致认为家庭成员的探望可以减轻老年人的压力和孤独感,提高其主观幸福感^[16-17]。Rijnaard等^[18]通过对家庭参与养老机构老年人长期照护相关研究进行系统评价,结果发现家庭成员定期探望老年人并参与其照护能有效提高老年人对居住养老机构的认同以及归属感。Diegelmann等^[19]每日对机构老年人举办不同的拓展活动,结果显示,有家庭成员参与的活动与降低老年人的抑郁症状呈负相关。李春瑶等^[20]认为家庭成员与老年人关系越融洽,老年人的情绪越好,睡眠质量越高。因此,家庭成员探望和参与照护机构老年人可帮助其尽快适应机构环境,满足老年人的情感需求,从而有效地降低其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发挥积极作用。

2 家庭成员角色的转变

居家养老中,家庭成员承担老年人大部分的日常照护工作。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后,家庭成员的角色和职责发生了巨大转变,从主要照顾者变成探望者、监督者、建议者、决策者以及养老机构与家庭合作者等^[21-22]。养老机构凭借自身的专业性和规模性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化养老照护,具有任务及目标明确、有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护理学院(河南 郑州,450001)

韩梦丹,女,硕士在读,护师

通信作者:赵明利,872767793@qq.com

收稿:2019-01-17;修回:2019-03-22

时间性、专业性和收费制,最明显的是医疗服务与日常照顾。老年人的情感需求、家庭成员对老年人医疗健康方面采取措施的决定、老年人因自身疾病和身体特点所需要的特别个人护理等,这些任务的完成依赖于家庭成员的及时有效介入。但国外有研究显示,家庭成员过度地干涉机构护理人员对老年人实施的照护会增加机构护理人员的焦虑,影响其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指数^[23-24]。因此,有必要对家庭成员参与机构老年人的照护内容和程度进行探讨。

3 养老机构老年人家庭参与的内容

3.1 探望 家庭成员探望老年人的频率是许多研究者研究的热点^[14,25]。研究者们以家庭成员探望老年人的频率作为衡量家庭参与机构老年人照护的程度。Shippee 等^[14]的调查结果显示,每日探望 1 次老年人的家庭占 17.59%,每周探望 2~6 次的比例为 32.87%。李钰勤^[15]对乌鲁木齐市养老机构老年人的研究发现家庭成员探望老年人次数为 1 周 1 次的比例为 56.12%。有学者提出“每月至少 1 次”是家庭成员探望养老机构老年人的正常频率,频次更低需机构护理人员联系家庭成员,督促其探望老年人^[26]。相关研究显示,除探望外,多数家庭成员还常常参与机构老年人的直接照护、间接照护等^[11-12,27]。因此,家庭参与机构老年人的照护程度不仅需要探望频率作为衡量依据,还应考虑家庭成员参与老年人其他方面的照护。

3.2 情感慰藉 老年人从社会中脱离,遗弃感、无归属感、寂寞和孤独等负性心理较为普遍,尤其是居住在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处于相对隔绝的环境,家庭成员在情感方面的支持对他们来说尤为重要和珍贵^[5]。定期探望机构老年人,与老年人聊天,听老年人讲述心事等是家庭成员向老年人提供情感支持的重要方式^[28]。有研究发现家庭成员积极与机构老年人沟通,告知居住在养老机构的老年人有关家庭内成员近期的变化或新鲜事,带领老年人参加养老机构以外的休闲活动,过年过节接老年人回家等可以有效地满足老年人的情感需求^[29-30]。情感支持是养老机构老年人最需要家庭成员提供的支持,也是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后家庭关系得以维持的重要因素。

3.3 参与直接照护 多项研究显示家庭成员参与机构老年人直接照护的内容,包括帮助老年人进餐、进行个人护理和清洁护理,为老年人及时提供生活用品等以满足老年人的照护和物质需求^[11,16,31]。谢冰^[28]访谈参与机构老年人照护的家庭成员,结果发现家庭成员对老年人的支持包括提供日常生活物质,承担老年人的费用开支,协助日常生活活动,处理财务等。家庭成员参与机构老年人的直接照护能够更好地满足老年人机构养老的生理需求,确保老年人机构养老的生活保障。

3.4 参与间接照护 养老机构老年人的家庭参与的

间接照护内容包括与机构护理人员相互协作,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为老年人提供养老照护。有研究表明,告知机构护理人员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和饮食爱好可以帮助机构护理人员迅速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向老年人提供照护^[32]。家庭成员作为养老机构的监督者和合作者,监督机构护理人员向老年人提供照护的质量,与机构护理人员共同讨论并决定老年人的护理方案^[33],及时发现老年人的健康变化^[34],辅助决定老年人转院治疗^[35]等是家庭成员保证机构老年人养老安全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形式。

4 家庭参与机构老年人长期照护的影响因素

4.1 家庭成员自身因素

4.1.1 人口学及疾病相关因素 家庭成员的性别和年龄是影响其参与机构老年人长期照护内容和程度的关键因素。有研究发现,家庭成员中儿子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是经济上支持,女儿更倾向于承担日常生活的照护和提供情感上的支持^[36]。有研究显示,子女的年龄与探望老年人的频率呈反比^[28]。家庭成员的身体健康状况与参与老年人照护的程度密切相关,自身健康状况越好的家庭成员探望机构老年人的频率越高,参与照护的程度也越高。

4.1.2 家庭成员与老年人的关系 研究证明,与老年人关系更近的家庭成员参与照护的程度越高,如配偶参与照护的程度比子女高,子女参与照护的程度比孙子女高^[37]。家庭成员与老年人的关系是决定家庭成员参与照护老年人的重要因素。

4.1.3 家庭成员与机构护理人员的关系 家庭成员与养老机构护理人员的关系也是影响家庭成员参与老年人照护的重要因素。Bauer 等^[38]通过质性研究分析家庭成员与机构护理人员的关系类型,结果显示主要分为合作型、专业型、友好型、疏远型和紧张型五大类。两者之间的关系越好,家庭成员对机构护理人员的信任度越高^[39],参与直接照护的内容相应减少,更多的精力用于对老年人的情感支持。

4.2 老年人健康状况及入住养老机构时间因素 有研究显示,机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与家庭成员探望机构老年人的频率呈正相关,如痴呆老年人在生命晚期时,家庭成员探望的频率增高^[33]。另外,有学者认为老年人居住养老机构的时间与家庭成员探望老年人的频率存在相关关系。Gaugler 等^[40]利用生长曲线探讨养老机构 65 名痴呆老年人家庭成员在 2 年内探望老年人的频率变化情况,结果显示老年人居住养老院的时间与家庭成员探望老年人的频率呈负相关。因此,老年人因素是影响家庭参与的重要方面。

4.3 养老机构因素和其他 养老机构的性质、环境舒适性等是影响家庭参与的客观因素。有研究显示,家庭距养老机构的距离与家庭成员探望老年人的频率呈负相关^[41]。另外,从宏观角度看,养老机构是否具有老年人家庭参与的相关规定对家庭成员参与老

年人照护的内容与程度具有一定的影响。

5 小结

养老机构老年人的照护是家庭成员和机构护理人员等多种照顾者整体参与的过程。目前国外有关养老机构老年人家庭参与的研究已相对成熟,但国内对家庭参与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处于探索阶段。我国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有以下几点:①国内目前关于养老机构家庭参与的认知不足,不少家庭存在老年人入住后养老机构应承担起主要照顾老年人的责任,家庭不必再过多参与的想法,从而限制了家庭参与度。②现有的家庭参与内容的研究较为单一,仅集中在日常照护、情感支持和经济支持三大方面,而家庭参与老年人的护理计划、监督机构护理质量等均属应参与的内容,此类内容相对匮乏。③关于家庭参与的方式的研究,目前主要在于集中于家庭成员亲自探望老年人的频次和陪伴老年人的时间等,但随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移动电话、视频、网络平台等成为家庭成员联系老年人的新方法,因此参与方式不符合当代生活现状。④另外,我国目前在此领域的研究较少,缺乏相关影响因素的探讨。因此,我国研究者可借鉴国外有关家庭参与的研究,发展基于我国独特文化背景下的家庭参与,增强家庭参与内涵的理解,拓展家庭参与研究的视角,深入家庭参与因素的研究,注重家庭参与的内容,从而帮助家庭成员和养老机构护理人员多角度、多环节、多途径合作,为我国机构老年人获得幸福体验和晚年生活质量提供基本保障。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2017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 [EB/OL]. (2018-08) [2019-02-27]. <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gb/201808/20180800010446.shtml>.

[2] 宋健.“四二一”结构家庭的养老能力与养老风险——兼论家庭安全与和谐社会构建[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3, 27(5): 94-102.

[3] 韩杨, 李红玉. 锦州市老年人医养结合机构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全科医学, 2018, 21(12): 1456-1460.

[4] 白静. 养老机构与家庭的协作机制研究[D]. 北京: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2014.

[5] 张晓曼, 鱼莉军, 顾静, 等. 养老机构生活自理老年人负性情绪的质性研究[J]. 护理学杂志, 2018, 33(21): 76-78.

[6] 辞海编委会. 辞海 [EB/OL]. [2019-02-27]. <http://www.cihai123.com/cidian/1076353.html>.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室. 现代汉语词典 [M]. 5 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510-511.

[8] Litwak R D. Maintenance of family ties of long-term care patients [M].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7: 96-101.

[9] Litwak E. Helping the elderly: the complementary roles of informal networks and formal systems [J]. Soc Work, 1987, 32(1): 86-87.

[10] Boise L, White D. The family's role in person-centered care: practice considerations [J]. J Psychosoc Nurs Ment

Health Serv, 2004, 42(5): 12-20.

[11] Baumbusch J, Phinney A. Invisible hands: the role of highly involved families in long-term residential care [J]. J Fam Nurs, 2014, 20(1): 73-97.

[12] Irving J. Beyond family satisfaction: Family-perceived involvement in residential care [J]. Australas J Ageing, 2015, 34(3): 166-170.

[13]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2015 年修正) [EB/OL]. (2016-06-02) [2019-02-27]. <http://www.cncaprc.gov.cn/contents/12/174717.html>.

[14] Shippee T P, Henningsmith C, Gaugler J E, et al. Family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home care: the role of faci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resident quality-of-life scores [J]. Res Aging, 2015, 39(3): 1-25.

[15] 李钰勤. 乌鲁木齐市养老机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D]. 乌鲁木齐: 新疆医科大学, 2017.

[16] Zhan H J, Feng Z, Chen Z, et al. The role of the family in institutional long-term care: cultural management of filial piety in China [J]. Int J Soc Welf, 2011, 20(s1): S121-S134.

[17] Gaugler J E, Anderson K A, Zarit S H, et al. Family involvement in nursing homes: effects on stress and well-being [J]. Aging Ment Health, 2004, 8(1): 65-75.

[18] Rijnaard M D, Van H J, Janssen B M, et al.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ense of home in nursing homes: a systematic revie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idents [J]. J Aging Res, 2016, 2016: 6143645.

[19] Diegelmann M, Wahl H W, Schilling O K, et al. Understanding depressive symptoms in nursing home residents: the role of frequency and enjoyability of different expanded everyday activities relevant to the nursing home setting [J]. Eur J Ageing, 2018, 15(4): 339-348.

[20] 李春瑶, 孙来龙, 臧丽, 等. 养老机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 [J]. 中华老年学杂志, 2013, 33(24): 6291-6292.

[21] Natan M B. Coordinating the roles of nursing home staff and families of elderly nursing home residents [J]. J Nurs Care Qual, 2009, 24(4): 332-339.

[22] Holmgren J, Emami A, Eriksson L E, et al. Being perceived as a 'visitor' in the nursing staff's working arena: the involvement of relatives in daily caring activities in nursing homes in an urban community in Sweden [J]. Scand J Caring Sci, 2013, 27(3): 677-685.

[23] Bauer M. Collaboration and control: nurses' constructions of the role of family in nursing home care [J]. J Adv Nurs, 2010, 54(1): 45-52.

[24] Abrahamson K, Jill Suitor J, Pillemer K. Conflict between nursing home staff and residents' families: does it increase burnout? [J]. J Aging Health, 2009, 21(6): 895-912.

[25] Fukahori H, Matsui N, Mizuno Y, et al. Factors related to family visits to nursing home residents in Japan [J]. Arch Gerontol Geriatr, 2007, 45(1): 73-86.

[26] 青连斌. 老年人在养老院过得幸福吗——关于养老院入住老年人状况的调查 [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7, 21